



# 1

今年的冬天来得特别的早。

秋天才稍稍褪去了颜色，它就迫不及待地为大地增添了又寒又冷的气息。

今年的雪也下得特别早。

才入冬没多久，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寒流，它理所当然似地既大方又潇洒地在山顶降下了片片的雪花。白雪皑皑的银色世界吸引了无数的青年男女在雪山流连忘返，每逢假日，总会在这儿看到红男绿女万头攒动的热闹景象。

温柔站在洞口看着山下一堆又一堆的人，露出了不解的表情。

“雪柔，我们雪山真有这么好玩吗？”

“哎呀！不是我们雪山好玩，而是这些人根本太无聊了，无聊到已经没地方可去了，所以一知道雪山开始飘雪了，全都一窝蜂地跑了过来。你就可怜可怜他

们这些人类吧！”

温柔注视着这群在雪地上打滚的人，露出了怀疑的表情，说：“雪柔，那你的意思是说当人类很可怜啰？”

“是呀——”

“可是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为什么他们每一个人都露出那么快乐的表情，一副笑得好开心的模样？”

“这个——”雪柔摇晃着脑袋，着急地想要找出一个很好的理由，“哎呀！你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假象，谁知道他们是真的快乐还是假的快乐？搞不好连他们自己都弄不清楚也说不定呢！”

“那你又怎么会知道？”温柔不服气地反问。

“哎呀！我当然知道，难道你忘记师父常常叮咛我们的话？”雪柔故意生气地说。

温柔实在不相信雪柔会把师父说过的话牢记在心，她太清楚雪柔了，雪柔从来只会调皮捣蛋，至于听话这档子事，是绝对不可能在她身上发生的。

想着想着，温柔忍不住觉得有些好笑了。

她的小师妹什么时候将师父的话当成圣旨了？

温柔忍不住地调侃着雪柔：“有吗？师父有说过什

么吗？奇怪！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了？”

“哼！枉费师父还常常夸你最听她的话，真不知道你到底给师父灌了什么迷汤，让她这么疼你？瞧你连她说过的话都记不得。”雪柔白了温柔一眼，很不以为然地继续说：“师父不是常说人类是世界上最可恨也是最可恶的动物？他们明明狡猾得不得了，却又隐藏起他们的虚伪和奸诈。最教师父生气的是他们居然胡言乱语，说我们狐狸是最狡猾的动物，每次一想到他们人类是如此的丑陋，我就气得吃不下饭。”

温柔望着雪柔圆滚滚的身材，忍不住笑眯了眼睛，她伸出了手，在雪柔多肉的双颊上捏了又捏。

“你吃不下饭！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事？奇怪！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？”

雪柔生气地推开温柔的手，说：“讨厌啦！你明明知道我最讨厌你捏我的脸。可恶！还捏得这么痛。”她垮着一张脸，撇着嘴继续说：“哼！真希望师父把你送下山，好让你去受那些人类的蹂躏，尝一尝被欺负的滋味。”

“会的！会的！一定会让你称心如意的。”温柔扮了个鬼脸。

“这可是你说的？那我这就去告诉师父。”

雪柔转过身，准备付诸行动，却又被温柔拉了回来。

“我说的话哪能当真？我只不过是开玩笑，随便说说而已。”

“哟！还没和人类生活在一起，他们的坏习性倒先学会了。”

“讨厌！你知道我没有！”温柔涨红了脸，矢口否认。

“谁说的？你有！”

“我没有——”

雪柔、温柔，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顶来顶去，谁也不肯让谁，一直到他们的小师姐走了过来。

“够了！够了！就是人类也没你们这么聒噪，你们嫌不嫌烦哪？”

“雨柔师姐，还不都是温柔。”雪柔抢先一步说话。

“才怪！”温柔也不甘示弱地回嘴。

“好了！好了！你们不要再吵了，再吵下去我的头都要疼了！”雨柔撑着额头听不下去了。

她是一只漂亮的狐狸，即使是她皱着眉头也丝毫

不减她的美丽。

看着这一对宝贝师妹，雨柔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

“雪柔，你放心吧！温柔以后也没机会和你吵了，只怕到时候，你还得求她和你斗嘴呢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雪柔和温柔异口同声地尖叫着。

“为什么？”雨柔笑了笑，自言自语地反问着，随后神秘地说：“你们要想知道为什么，就去问师父吧！”



“师父——师父——”

温柔抓着雪柔跌跌撞撞地冲进了雪山姥姥的房间，也不管雪山姥姥坐在炕上打坐，着急地扯着她的衣裳。

“师父——师父——为什么——”

温柔知道师父向来疼她，所以她才敢这么嚣张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对着雪山姥姥又拉又扯。

至于雪柔，打从进门后就一直乖乖地站在门边，别说喘气了，根本连动都不敢动一下。她现在后悔了，自己不该被温柔牵着鼻子走。

雪山姥姥缓缓地张开眼睛。

千年的修炼让她的脸根本看不出有任何喜怒哀乐的表情。

雪山姥姥的脸上永远只有一种表情，温柔说那是没有表情的表情。

自从她被雪山姥姥收为徒弟之后，她从来没有见过雪山姥姥换过另一种表情，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仿佛永远与她无关。

不用等温柔开口，雪山姥姥也知道是什么事让温柔这么惊惶失措。

说来，也该是时候了，该是对温柔开口说这件事了。她雪山姥姥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？

雪山姥姥轻咳了两声。

雪山上上下下、大大小小的狐狸们全都知道雪山姥姥有这个毛病，只要她想说一些比较严肃的话或是比较重要的话的时候，通常她都会先咳个两三声，好像是在警告你要小心听好她说的话。

顿时温柔停住了吵闹，睁大了眼睛望着雪山姥姥。

雪柔更是吓得两腿发软，她真后悔为什么要镁这浑水？

“温柔，你走近一些。”雪山姥姥低声地唤着温柔。

看着她从小养大的温柔站在她面前，想到她的计划将要由温柔来实现，她的嘴角竟然意外地露出了微

笑。

“师父——” 温柔吓坏了。

她的师父如果不是练功过度走火入魔，就是头壳坏掉了。她在洞里住了近百年的时间，从没见过雪山姥姥笑过。

老实说，雪山姥姥还是不要笑还来得好看些。

“我笑得很难看，是不是？” 雪山姥姥反问说。

其实她根本不必问，温柔的脑袋瓜在想什么她可是清楚得很。

千年的修炼让她早已可以轻易猜出温柔的心思，这也是为什么她会挑中温柔来实行她的计划。

温柔实在太纯洁善良了，她的纯洁不但胜过洞外地上的白雪，甚至她的心肠比地上的白雪还要软。

更重要的是她不笨。

一个聪明、纯洁又美丽的姑娘会有谁不爱呢？

雪山姥姥又一次露出了笑容，这一次是得意的笑容，她可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出她手上的这张王牌。

雪山姥姥清了清喉咙。

“温柔，让我说个故事给你听吧！”

“师父，你也会说故事？这倒新鲜了，难怪今年的

雪下得特别早。”

温柔一脸怀疑地摇着头，她又不是今天才认识雪山姥姥，听她说故事？太好笑了，实在太好笑了，温柔差点忍不住地想在地上翻滚。

雪山姥姥倒是难得脸上没有露出一丝不悦的神色，她平静地开始叙述……

很久很久以前，就在这山脚下的梦湖村住着一位美丽温柔的姑娘，姑娘的家很穷，穷得三餐常是有一顿没一顿，但是即使如此，仍不能减去姑娘一分一毫的美丽，相反的，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姑娘反而出落得更加标致动人。

很快的，姑娘的名声传遍了村里村外，上门前来提亲的人多得几乎快踏平了门槛，但是他们得到的答案永远是姑娘的摇头。姑娘早已有了意中人，她和她的情郎早已山盟海誓，此生非君不嫁、非卿不娶。

但是，在那样的年代，婚姻大事怎容得了由她做主呢？很快的，姑娘的父母帮她订下了一门亲事，对方是有钱有势的人家。

在她父母的眼里认为，这样的高攀是再好不过了。女儿嫁入豪门之后，可以再也不用愁吃，不用愁穿，

还有什么事能比吃得饱穿得暖来得重要？

姑娘的父母是这样的打着如意算盘，可是姑娘却不这么认为。

她只想和她自己选的人安安稳稳地过一生，哪怕三餐不济，她也不在乎，于是，她哭、她闹、她吵。只不过她的痴她的傻终究没有用，眼看花轿迎娶的日子一天天地逼近，她这个新娘注定是当定了。

于是，她偷偷地找了个机会和她的情郎见最后一面。

不见还好，这一见，两个人哭得唏里哗啦、你死我活的好不难过。

不是说好生要在一起，死也要在一起的吗？眼看大花轿就要拆散他们的誓言，难道真要等来世才能做夫妻吗？

情郎不甘心地摇着头，紧紧地搂着怀中的姑娘，悲恸得双眼几乎快哭出鲜血。

他想，他得不到的，别人也别想得到，既然他们生时不能当夫妻，那么让他们同死总可以吧？

于是，他们互相约定，在她出嫁的前一天，也就是他们实践誓言的日子。

那一天，姑娘换上新衣，抹上香粉，神色庄严地来到她和情郎约定的地点，如果这个世界容不下她和他鸳鸯共枕，那么，就让她和他到另一个世界共结连理吧！想到这样也是很不错的结局，姑娘不禁露出了美丽的微笑。

她的情郎早就准备好了两杯酒，酒里面放了最毒的毒药。

姑娘毫不犹豫地取过其中一个杯子，凑近了唇边。

“我先走一步，你要快点来，我等着你！”姑娘沉稳地说。

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另外一个世界，她相信那个世界只有她和他，于是，她一仰而尽杯里的酒。

没一会儿，她痛苦地在地上翻滚，艳红的新衣沾满了地上的尘土，再也看不出任何的喜气，鲜血不断地从她嘴里吐了出来，标致的五官因为痛苦而整个扭曲变形，姑娘喘着气，不停地流着泪看着她的情郎。

她的情郎看到她殉情的模样吓呆了。

他一点也不知道人一踏近死亡的边缘竟是这么可怕。他狂叫着，丢下酒杯，准备放弃他的计划。

他一点也不愿死，他丢下她，在她吐出最后一口

气前，他终究还是离开了她。

而姑娘只扯下他身上衣服的一角。

姑娘一直以为他会来陪她，等了又等，等了又等，错过了她投胎的机会，她终究还是没等到他，然后，她再也没有机会转世为人，只能永远在梦湖村徘徊又徘徊……

“啊！”温柔痛苦地望着雪山姥姥，“师父，你说的那个姑娘就是你，是不是？”

雪山姥姥难过地点点头，说：“一千年了，我永远只能在这儿过着日出日落单调的日子，春天等着看雪融化，冬天等着看雪花飞舞，要说我不怨不恨那是骗人的。温柔，你知道吗？这一次我所有的计划全得靠你，只有你才可以帮我。”

“我？我能做什么？我能帮师父什么？”

温柔惶恐地张着眼睛，她只是一只小狐狸而已，她能为师父做什么事呢？

“那个人，那个狼心狗肺的人，现在正过着好日子，想不到这一次的轮回倒让他变成了土财主，吃尽山珍海味，享尽荣华富贵。温柔，我要你去破坏他的幸福，慢慢地折磨他，让他的晚年过得比谁都痛苦。”

雪山姥姥咬牙切齿地说。

“可是——师父，我的法术有限，我有什么能耐去破坏？”温柔还是听不懂。

“傻瓜，用你的智慧呀！他有一个孙子，是他的心肝宝贝，你只要紧紧地抓住他孙子的心，也就等于牵着他的鼻子走，没什么两样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不要可是了，我会安排得好好的，一切都天衣无缝，你只要把他们全家搞得鸡飞狗跳、鸡犬不宁，然后让那个没良心的生不如死，就算圆满达成你的任务，那时你就可以再回雪山了。”

“师父，我不去可不可以？其实，你也可以考虑雪柔的，她也很精灵聪慧的，雪柔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温柔转过头看向雪柔，这会儿哪还有雪柔的影子，她早已不知逃到哪里、躲到哪里了。

“师父——”温柔垮着一张脸，欲哭无泪地望着雪山姥姥。

“唉！随便你吧！”雪山姥姥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
“脚长在你身上，你不愿意帮忙，我也不能勉强你。唉！好不容易在茫茫人海中有了他的消息。”雪山

姥姥又重重地叹息着。

温柔为难地看着雪山姥姥。雪山姥姥猜的没错，她的心肠最软，就像现在她看到雪山姥姥一脸难过的表情，其实她自己也好过不到哪里去。

说来她比谁都幸运，自从她被雪山姥姥收为徒弟后，对于她的前世，甚至更早之前的任何一次轮回，她都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忆。

也因为如此，所以，她才会好奇着雪山下的男男女女各种奇怪的动作。每一次她总看得津津有味，意犹未尽。

可是看归看，真要下山去和他们混在一起，那不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吗？

师父不是常说“人”是世界上最坏最坏的动物？既然如此，就凭她哪斗得过他们呢？

温柔偷偷地瞄了师父一眼，她真不想伤师父的心。每个姐妹都说她这条小命是师父捡回来的……好吧！既然如此，她还和师父计较什么呢？

“师父，你不要难过了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”温柔终于点头答应。

雪山姥姥欣慰地点点头，说：“好，好，总算不枉

费我疼你一场。徒儿，人世间是很险恶的，不过我想呢，凭你的聪明一定可以克服这些困难。至于师父往日交代的话你听进多少都没关系，但无论如何你要记住一点：男人是洪水也是猛兽。只要你记住师父这句话，我相信你再也不会对任何一个男人动心了，知道吗？

“知道了。”温柔小声地应着，“可是，师父，我还是搞不懂，如果男人是洪水也是猛兽，那女人又是什么呢？”

“女人？”雪山姥姥低头沉思了一会。

温柔的这个问题的确差点把她考倒了，她也曾经当过女人，可是要怎么形容一个女人呢？

不过，她可不是省油的灯，她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你这个问题问得真好，我想等你自己走一趟，你就会知道最好的答案了。”



桌上堆了一堆的瓶瓶罐罐，还有各式各样各种颜色的衣服也摊了一地，温柔就这样对着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发了一天的呆。

想到以后的日子就要和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一起

生活，她就觉得头痛万分，万分头痛。

人类怎么这么笨？无聊到需要用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来糟蹋自己？

“温柔，在发什么呆？”雨柔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温柔的后面。

温柔被突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，转过头一看。

“雨柔姐姐，你来得正好，快来救救我，这些瓶瓶罐罐我哪分得清楚什么时候要擦哪一瓶，什么时候要用那哪一罐？还有这个，这是什么？”

温柔递上一支黑黑长长的笔，她早就看那支笔不顺眼了，真想把它折成两半。

雨柔微笑着接过笔，师父早就知道温柔会对这些玩意不耐烦，所以特别让她过来技术指导一下，看来，这家伙还真是需要她这个师姐关心一下呢！

“傻瓜，这么好的东西都不知道？这只黑黑长长的看起来像一支笔的玩意，他们人类管它叫做眉笔，它可以把你的眉毛画成你想要的形状。现在，你变成人的模样，让我示范给你看。”

温柔听话地转身一变，一个标致的小姑娘立刻出现在雨柔面前。

雨柔耐心地拿起眉笔，在温柔的眉上画出弯弯的两道月眉形状。

“你自己瞧瞧，是不是不一样了？”

温柔拿起镜子，不相信地叫着：“真的！看起来的确不一样了，真是太神奇了。”

“这个才更神奇呢！”雨柔拿起桌上一支短短圆圆管状的东西在温柔的面前晃了晃，“这玩意儿叫做口红，擦上它会让你的嘴唇变得既性感又迷人，山下的女人没有一个不擦它的，所以，你必须学会如何地使用它。”

雨柔取下口红的盖子，转了几圈，然后在温柔的唇上涂出一个饱满丰润的红唇。

“这一次，你是真的不一样了。”雨柔对着自己的杰作露出了满意的眼光。

“真的吗？”

雨柔的表情让温柔不得不好奇地又一次拿起了镜子仔细端详。

“哎呀！这真的是我吗？”温柔夸张地狂叫，“我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？”

“你本来就很漂亮，只是现在因为有了这些化妆品